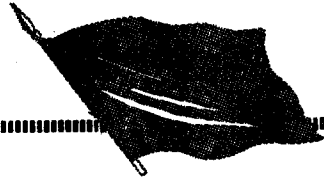


青年的榜样





青年的榜样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61年·北京

833

675

青年的榜样

*

中国青年出版社编辑、出版

(北京东四12条老君堂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

*

787×1092 1/32 6印张

1961年6月北京第1版 1961年6月北京第1

印数1—30,000

统一书号：7009

定价(2)三角五分

目 次

一号风格	2
王林鹤和謝文的故事	12
馬学礼	34
面面紅的好矿工——李九德	51
邢燕子发憤图强建設新农村	61
新型农民王培珍	69
紅旗拖拉机手侯正元	78
坚韧学习科学,一心建設农村	85
安成香	98
做人民群众的忠实勤务員	106
商业战綫的一面紅旗——张士珍	114
南京路上好八連	123
五好战士——雷鋒	135
共产主义熔炉炼出的好战士	149
紅旗插上了珠穆朗瑪峰	155
王保京上大学	174
一顆紅心永不残	184



駕老牛上天才算英雄

——上鋼三廠第二轉爐車間青年班



一号风格

在上鋼三厂第二轉爐車間，有十八个“硬骨头”。他們用工人階級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包下了一只“老牛爐”——一号化鉄爐，用埋头苦干、脚踏实地的战斗作风，克服了一个一个生产技术的關鍵，为大型碱性化鉄爐找到了一条优質高产的道路。在上海市青年学赶一号化鉄爐的群众运动中，人們把这种对待困难的革命精神和科学态度称为“一号风格”。

駕老牛上天才算英雄

紅五月下旬的一天，上鋼三厂第二車間化鉄爐工段，工人們特別高兴，因为党总支批准了他們提出的“包开爐子”的建議，并且决定先在他們这里的三座爐子上試行。

这三座爐，二号爐好，叫“王牌爐”，三号爐也不錯，有大鼓风机，就是一号爐差劲，人們叫它“老牛爐”。敢不敢包下这个“老牛爐”，是青年班小伙子們爭論的焦点。有人說：“包下‘老牛爐’，生产跃不上去，青年班会得个落后名，包不得。”也有人說：“包开爐子是个新建議，党的这个任务我們只能搞好，不能搞坏，青年班應該包个好爐子，首先冲上去！”可是，大部分人不同意这些說法。他們說：“乘飞机騰空不算好汉，駕老牛上

天才算英雄！我們不能靠‘吃牛奶’当标兵。”十八个人心一齊，决定駕起“老牛爐”往前冲，于是就敲鑼打鼓把决心書送到党总支办公室。

但是，党需要年輕人挑起的是一副更重的担子。一天，党总支書記和党分支書記来到一号爐前，满怀希望地对他們說：“全国大型酸性化鉄爐改成碱性爐以后，技术关还没有过。現在全国要搞試驗爐，想找个闖关的开路先鋒，我們能挑得起这个担子嗎？”

書記的話，在年輕人的脑子里掀起了波濤；我們有沒有志气当这个开路先鋒？他們知道，这个挑子是很重的。眼前的这个“老牛爐”，要完成今年的生产任务还使人担心，要承担全国試驗爐的重任困难更大。而且，現在台风把大批好鉄挡在黄浦江口外，只能用高硫鉄，闖关的困难就更多。可是，他們也懂得，毛泽东时代的青年应该怎样对待困难，他們說：“革命前輩一把菜刀起家鬧革命，小米加步槍打天下。我們的爐子‘老爷’，只要我們思想不‘老爷’，踏踏实实地去干，就不愁打不开道来！”“硫越高，越能鍛煉我們伏硫的本領，我們一定能闖破这一关。”在一次党的动員大会上，共產黨員、爐长张秉荣代表一号爐的小伙子們向党表示决心：“搞全国試驗爐的担子，交給我們挑吧！”

摔了跤，爬起来再干

高硫还没低头，“老牛爐”又发生两个“滿包”（鉄水溢出鉄水包外）事故。小伙子們本就沒打算走輕松的道路，但沒想到，一开始就摔这样一大跤。张秉荣和共青团員奚金根、张正德望着几十吨废鉄痛心得直掉泪。这时候，党总支書記郭有

善同志听到发生事故的消息赶来了，他說：“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員，应该是不屈不挠的‘硬骨头’，摔一跤怕什么，爬起来再干嘛！翻翻我們党的历史看，哪一次革命不是經過多少次斗争——失败——再斗争才成功的……”說着說着，他穿上工作衣，和大家一起攻起关键来了。

党的关怀，象一股暖流灌进了小伙子們的身上。“失败算什么，算給我們交了学费！”一个个更加精神抖擞，为找生产关键而投进了整个身心。

俞发来，这个刚出校門两年的小爐长，最爱听音乐。有一天，他在音乐厅里，台上奏着他“听了一輩子也忘不了”的小提琴协奏曲，但他这一次什么也沒听进去，因为他在想着，明天要开新爐，这是馴服“老牛爐”的一个新的战役的开始，想呀想的，他再也呆不住了，就馬上赶回厂里去。

共青团員蔣年和，有一次不小心伤了手指。工段长左推右拉地劝他上医务所去，他背过身去，急得几乎淌下了眼泪。是怕痛嗎？不。他想的是：现在快出鉄了，这是去硫的关键时刻，自己是爐长的第一助手，这时候走开，爐长就等于少了一条臂膀啊！你瞧他，一边被推走，一边还嚷着：“我右手伤了，左手还是好的……”

一絲不苟的踏实作风

为了找出战胜高硫的規律，他們一次又一次地鑽进“老牛爐”的爐膛。终于找到了問題的癥結：要在提高去硫率的同时提高熔化率，这就必須加大风量，提高爐溫。可是，“老牛爐”的四只小风机，已开足了馬力。向领导要鼓风机嗎？决心不吃“現成飯”的一号爐青年，怎能伸出这只手来！青年們說得好，

“最难爬的山头，不会只有一条路；最难攻的堡垒，不会只有一个办法攻。”他们向砌炉工和检修工讨教，终于找到了毛病，原来过去十八只风眼，常有几只被渣块堵死，进炉子的风打不均匀，又造成风管和风眼跑风的现象，如果叫十八只风眼只只畅通，四只鼓风机的风就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使四只风机顶六只用。于是，“要把十八只风眼只只通得象电灯泡一样明亮！”的战斗口号，从一号炉上发了出来。

要通好风眼，需要人们在酷热的夏天爬上炉子，贴着炉身干，这不是轻而易举的事。通风眼的工人有些犹豫了：“一个人要通十八只风眼，怎么也来不及。”话刚落音，共青团员、炉长李宗佑站起来说，“一个人包不下，我们大家干！”他带头包下了卷扬机下最难通的三只风眼。别的炉前工也见难而上，一人抢包三只，原来负责通风眼的工人感动地说：“好，你们一人包三只，我包六只。”他们象保护自己眼珠一样保护着风眼。十八只风眼，日夜净亮地放着红光。

有一次，一个兄弟厂来学习的工人问他们：“你们的风眼这样明亮，还不时通它做什么？”一号炉的年轻人回答：“等风眼瞎了再通就来不及了，我们办事要防患未然，从最坏处打算，从最好处争取，这样才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为了防止一切可能发生的“漏洞”，炉长不仅在炉前检查“三眼”（风眼、渣眼、出铁眼），更深入到炉后去抓“三料”（铁料、渣料、配料的成分和比例）、三线（热风路线、大风路线和料线），从根子上堵塞漏洞。

“交班交经验，接班接关键”，他们在三班间建立了一套严谨的交班制度。在交接班之前，上一班的工人总是千方百计地为下一班同志顺利生产创造好条件，交班时也交代得清清

楚楚；下一班工人也总是提前来到爐前，搶着帮上一班同志处理生产关键。高度的責任心使他們养成了一种一絲不苟的作风。一天深夜，共青团員张如法和小爐长俞发来已經交班了，可是他們的心还在班上。他們边吃夜宵边在想：还有什么事在交班时沒交清楚嗎？张如法突然想起，今天怎么沒听到說氧气头交班呢？万一下一班出了什么毛病，找不到氧气头岂不是要出大乱子嗎？他們立即放下飯碗，赶到澡堂里去找正在洗澡的工具保管員去問，果然在他的衣袋里找到了氧气头，馬上給爐长送了去。

每次出完鉄后，他們就在爐前爐后仔細检查，連水箱的水溫度是否适当，水管有无堵塞現象，都随时检查，一点也不放过。他們就是这样認真負責，一絲不苟，踏踏實實，从日常的平凡的小事中，摸出了一套以提高爐溫为中心的“勤通风眼、堵塞漏洞、稳定焦比、‘粗粮細作’”的經驗，使去硫率和熔化率双双上升，找到了使“老牛爐”成为优質高产爐的門徑。

千斤担子要靠众人挑

高硫打退了，熔化率上去了，化鉄爐优質高产技术关已找到了方向。但是，爐后加料工跟不上，化鉄爐餓一頓，飽一頓，生产又受到新的威胁。

怎样来解决这个新的矛盾？共产党员张秉荣召开了党团员核心小組会。党总支郭書記也来参加會議。他說：“千斤担子，靠几个人挑，一定寸步难移；千斤担子众人来担，就能闊步前进。”团总支書記张耀文提出：“郭書記这話很对，我們應該依靠群众克服困难。依靠群众的办法是：咱們个个都当宣传队员，发动爐前爐后的工人一起来围攻这个关键。”

大家的心里开了窍。一个人人做群众工作的场面出现了。

“我们一号炉担负了全国试验炉的任务，我们炉前炉后每个人做好工作，都是为试验炉的成功开道哪！”一号炉青年们这样向人宣传。

“我们炉前工好比炉子的‘保姆’，你们运料工好比炉子的‘厨师’。炉子能不能吃饱吃好多产铁，主要靠你们哪！”爐长张秉荣讲解着每一种工作对化铁炉高产优质的密切关系。

当加料工人大把大把地挥着汗，不停地把一车车的料掷进料斗时，小爐长俞发来从爐前跑到爐后，参加了这里的激战。当他发现加料工人的汽水桶已经空了时，他和共青团员张如法把自己那一桶汽水抬过来让给爐后同志们喝。

就是这样，为了同一个战斗目标，爐前爐后拧成一股劲。热风工象对待自己孩子那样，常来为一号爐量体温。加料工經常爬上爐頂測料綫，看它肚子是否吃饱。渣料組女工王素芹等为化铁爐加工石灰，汗水沾上石灰把手指上皮肤弄破了，还不停地拣、篩。爐前工感动地对她们說：“你们辛苦了。”她们說：“只要一號爐过关，再艰苦点我们也高兴。”在这样一个焕发着共产主义精神的革命集体面前，高硫、风量不足、加料拖腿等矛盾，都解决了。一号爐創造了周期小时熔化率十八吨的新纪录。

全国第一面大型化铁爐高产优质红旗，在一号青年化铁爐上高高升起。

虚心学习，再上一重楼

在胜利和成功的情况下，能不能不断革命繼續前进，对人

們的革命彻底性往往是更严重的考驗。

“18.1吨”“18.3吨”“18.5吨”，八月份一号爐的三个生产周期熔化率老是突不破“18”。

“18”这个数字，曾經給他們带来过极大的喜悅！如今，却使他們寢食不安，日夜焦虑。

九月上旬，一个惊人的消息传来了，兄弟厂的一座化鉄爐九月第一个周期熔化率达到19.93吨。一向保持最高纪录的一号爐，头一次被人甩在后边了。

是懊丧、埋怨、垂头丧气嗎？不。他們的态度是：“有人超过我們，是大喜事，他們一定有更好的經驗，我們去学过来！”

到了兄弟厂，他們一刻不停。听完介紹，就上爐前跟班学习。好象打籃球“人盯人”似的，爐长跟爐长，助手跟助手，边干边学，不懂就問。中午吃飯时，大家一討論，覺得还没学够，飯碗一放下又上了爐前。什么建立爐前后核心领导組啦，先进的“过桥”砌法啦，学了一个飽。

回来的路上，年輕人紛紛議論：“他們超过我們，主要就在这个‘学’字上。他們以前一次再次到我們厂里学經驗，又在实践中不断創造新的經驗，本領就比我們高強了。”

这次“取經”，他們深深体会到：当了标兵后，要繼續飞步向前进，就更需要善于学习。从此，虚心学习又成为他們不断跃进的又一股新的动力。他們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看到兄弟爐上的一点点的长处都把它学来。

他們早就留意到：二号爐虽然熔化率較低，但对出鉄眼的維護工作是出色的，爐齡长达二百多爐。他們在周期总结会上討論了这个問題。大家都說：“誰有經驗就向誰学。人家出鉄眼搞的好，咱們就学他这个經驗。”于是，全班人馬又开到二

号爐跟班学习。二号爐的老师傅向他們热情地介紹了“出鉄不見渣，出渣不見鉄”等宝贵經驗。一号爐的出鉄眼寿命，迅速赶上二号爐，保証了鉄水暢流。

重要的問題在善于学习。一号爐青年們用永不滿足的彻底革命精神，从四面八方学来的許多丰富經驗，不仅冲破了老“18”，而且創造了20.25吨的更高紀錄，达到了一个新高度。

要荣誉，还是要鋼

一号爐勇敢的年輕人，闖过了一道难关又一道难关，取得了一个胜利又一个胜利。去硫率，从50%、60%上升到70%，熔化率从十、十五、……一直上升至二十以上。是什么力量推动他們肩負重担，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呢？是什么力量推动他們在重重困难面前百折不挠，产生出不达目的决不罢休的彻底革命精神呢？

熟悉的人們都这样回答：他們心眼里沒有自己，只有鋼，只有祖国和六亿人民！

讓我們再看看这样一件事吧！

九月“迎国庆”的竞赛高潮中，全上海几十座化鉄爐学一号、赶一号，紧紧追着一号青年化鉄爐。一号爐也更催馬加鞭往前飞奔。就在这个骨节眼上，爐子开到一百零八爐时，突然爐底烧穿了！火紅的鉄水，見縫就鑽，不停地往外流。

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以有两种做法：

一种是：立即停产打爐，保持高的熔化率，保持化鉄爐竞赛紅旗。但是，化鉄爐少了，鉄水供不上轉爐吹炼，至少使全車間鋼的生产被动三天。

第二种是，千方百計搶救爐子，繼續开爐生产，保証正常

炼鋼。可是，誰都知道，即使爐子“起死回生”，熔化率肯定要大大降低。也許，因此会丢掉冠軍紅旗。

要榮譽，还是要鋼；尖銳的矛盾，要人們作出毫不含糊的回答。

这时，有些好心人来劝說：“打爐吧！冠軍紅旗得来不易啊！”

但是，一号爐青年們并沒想到自己。他們想的是車間、是大局。过去，他們征服“老牛”，夺紅旗，是为了鋼；冲破技术关，提高熔化率，也是为了鋼。这时，他們心里只有一个想法：千方百計叫爐子“起死回生”，多出一爐鉄水，就是多出一爐鋼。在經過領導同意后，三个优秀的共青团員，张如法、俞发来、周远清，拿起水龙皮帶，用水冷却漏出的鉄水后，馬上补好爐底。英雄的无畏战士，終於叫“死爐复生”，又給祖国炼出九十九爐鉄水，为“1840”多爭了一千多吨鋼。經過以后两个周期的艰苦奋斗，九月份的竞赛紅旗，依然飄揚在英雄的一号爐上。

一号爐十八个鋼鉄战士，在这个突然事件的考驗中，不仅光荣地保持了标兵紅旗。更可贵的是，在他們十八顆心上，都插上了一面共产主义大紅旗！

一号化鉄爐，就这样，每天每时地流出祖国需要的鉄水，也每天每时地熔炼着共产主义新人。“一号风格”，它象征着上海工人階級年輕一代的飞速成长，它将永远随着一号爐的鉄流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

《中国青年报》、上海《青年报》記者

（原載 1960 年 12 月 8 日《中国青年报》，轉載时經編者作了刪改。）



有空白,我們就用雙手去填!

——王林鶴



王林鶴和謝文的故事

有空白，我們就用雙手去填！

故事要从 1958 年說起。

这一天，王林鶴刚刚走到厂門口，就給一位风尘仆仆的干部拉住了。

“同志，这是生产电桥的沪光厂嗎？”

“是啊，我們生产阻抗电桥，交流电桥……，好几种呢。”王林鶴答着。

“嗨！这下可好啦。”那位干部高兴地說：“同志，为了这玩意，我把全国各大城市都跑遍啦。……哈，我們要一台一万伏的高压电桥。”原来他是一个采購員。

“啊！一万伏的高压电桥？”王林鶴吃了一惊道，“我們生产的只是教学实验用的六伏普通电桥。”

采購員脸上的笑容渐渐消失了，把脚一跺，說：“嗨，空喜欢一場。现在叫我怎么办呢？”

这时，厂里搞供銷的同志聞声走过来，說道：“同志，你急也沒有用啊！……瞧，这些电报、信件也都是要买高压电桥的。可是，国内还没有一家工厂能生产这玩意呢！”說着，他把手里

厚厚一迭信件、电报给对方看。采购員怀着失望的心情走了。

王林鹤望着对方远去的背影，心里火辣辣地难受。他不安地想着：“生产建設上这样需要高压电桥，我們是仪表工人，不把这个担子挑起来，叫誰来挑呢？……”

王林鹤想到这里，觉得自己应该勇敢地站出来把这付重担挑起来。但是，他再想想厂里的情况和制造高压电桥的困难后，心里又有点躊躇了。他知道，工厂合营以后，生产虽然有了很大发展，但毕竟还是个一百多人的小厂；再說，高压电桥过去只是听人家說过，到底是啥模样，自己还没有见过呢！要造这样連影子也沒摸着的精密仪器，行嗎？

就在王林鹤心神不定的时候，一只大手輕輕地扶到他肩膀上了。王林鹤扭头一看，原来是厂里党支部書記崔普文。

“小王呀！站在这里想啥心思啊？”崔支書大声問着。他是个轉业軍人，不久前才調到沪光厂的。

王林鹤把刚才遇到的情况說了一遍，然后，嘘了口气說：“你說糟糕不糟糕，我国好些地方已經建立了十一万伏高压輸电綫，可是，高压电桥还要靠国外进口！……”

“嗯！这个問題提得好啊！”崔支書思索了下說，“仪表工业标志着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我国在这方面还有不少空白。要改变这种一穷二白的面貌，你說說，我們应该怎么办？”

“我說：有空白，我們就用双手去填！”

“說的对！我們工人階級应该有这样的志气！”崔支書满面紅光地說。

这不只是个人的事情！

攀高峰的艰巨旅程开始了。一連几个星期，王林鹤跑遍